漢書

二二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班固　漢書七十一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徂兗反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督謂察視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興軍之制也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應劭曰櫑具木摽首之劍櫑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華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櫑音磊摽音匹遥反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褎衣博帶師古曰褎大裾也言

著褒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說者乃以爲朝服垂褒之衣非也盛服至門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君子武備所以衞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文穎曰躧音纚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躧音山爾反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師古曰瀕崖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樹立也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師古曰庸常也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爲從事側聽不疑莫

不雋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毎行縣録囚徒還師古曰省録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録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更反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犢車建黄旐師古曰旐旌旗之屬畫龜蛇曰旐也衣

黃襜褕著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贍反褕音踰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裾冒也）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師古曰戾太子）公車以聞（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者）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聵衛靈公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聵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

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　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爲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他皆類此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讀曰冀即詐自稱詣

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説（師古曰説讀曰悅）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

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今仕官至二

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

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鄧展曰宜令言意自從丈人所出無出我言也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師古曰閒即閑字也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

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師古曰郯音談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罹也遭也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壯柰何師古曰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其後姑自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

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朗反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

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爲光祿大夫（師古曰繇與由同）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曰鈞禮猶言亢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師古曰言決罪皆當）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師古曰言知其寬平皆無寃枉之慮）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

言嗜此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眞也

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爲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爲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曰言不相違戾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爲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天子皆可定國所言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朝故云朝日也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

妄意良民（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師古曰寖漸也）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令長丞尉）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師古曰贍足也）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師古曰塞補也）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師古曰悉盡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

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師古曰以遭飢饉不能相養）丞相御史案事
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
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
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
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實對）毋有
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
君相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謂自休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
（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
化陵夷（師古曰言頹替也）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
爲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

聖者乎（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師古曰所以所由也言何由致此災）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載殷湯伐桀告天之辭）君雖任職何必顓焉（師古曰顓與專同事不專由君也）其勉察郡國守相羣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彊食慎疾（師古曰疾悉盡也）定國遂稱篤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弟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子永嗣少時耆酒多過失（師古曰耆讀曰嗜）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爲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

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閭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師古曰以爲大器也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宜於本朝任職也爲博士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服虔

曰寛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音於問反藉才夜反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師古曰亟急也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齊絜不得入廟祠也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先毆光祿大夫張猛進

日師古曰先敺導乘輿也敺與驅同猛張騫之孫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

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

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

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

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

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

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寵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洎小臣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

師古曰下邑梁國之縣也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

學察廉爲順陽長栒邑令師古曰栒音詢以明經爲博士公

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毎有災異常輒傳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傳讀曰附）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著也）三十年之閒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成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迹謂求其蹤迹也）

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師古曰虞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然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爲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以及后稷是不以卑臨尊）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

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以立功立事則可長年享國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陵之使行渀民幽州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倈有意者師古曰勞倈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倈者以恩招倈也勞音盧到反倈音盧代反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師古曰恣民煮鹽官不專也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爲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别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復徵入爲太中大夫給事中絫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師古曰絫古累字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爲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亦成也上既罷

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謂罷昌陵）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行音下更反）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

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衆以君爲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爲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爲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爲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

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爲右扶風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爲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上迺召宣爲光祿大夫遷御史

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爲言覆音芳目反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寘溝壑師古曰竢古俟字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迺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絫（師古曰絫音力瑞反）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為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鰥哀恤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師古曰遁讀與巡同）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於失位而為傾邪也贊言當宣二人立操有異於此矣）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班固　漢書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來春秋左氏傳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伯夷叔齊薄之（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爲不孝以臣伐君爲不忠）餓死于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愼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爲是也）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師古曰事見論語）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師古曰懦柔弱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奮乎百世之上百

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盖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秘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弃略一無取焉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師古曰即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眞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眞皆其字也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

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埶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師古曰裁與才同閱歷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嚴周即莊周楊雄少時從游學以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

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師古曰以身沒而無名爲病盍埶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孟康曰盍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卿之埶以求名韋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楊子以爲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楊雄以爲自蓄其德則有名也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師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惡虖成其名師古曰惡於何也惡音烏谷口鄭子眞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

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爲苟顯之行不事苟得之業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諸之也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已上皆楊雄之言也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鄭子眞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丞漢舊儀以爲主治庫兵者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

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憰兮師古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憰古怛字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昔召公述職師古曰召讀曰邵邵公名奭自陝以西邵公主之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師古曰舍止息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

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小樹貌也甘棠杜也茇舍也蔽音必二反芾音方味反茇音步末反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臣瓚曰撙促也師古曰撙挫也音子本反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咤亦叱字也音竹駕反手苦於箠轡師古曰箠馬策音止縈反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師古曰匽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耎柔也音而兗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宗尊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與氈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

厥德（師古曰訢古欣字）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師古曰銜馬銜也橛車鉤心也張揖以橛為馬之長銜非也橛音其月反）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師古曰形體也信讀曰伸）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令人不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師古曰臧五臧也練練其氣也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輳而社稷安矣（師古曰輳與臻同臻至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

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
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
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
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
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
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
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
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
年不言師古曰已解於上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
哀而已愼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且何獨喪事凡南面

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吉引之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

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
王大惡師古曰道讀曰導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
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
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
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
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跡言得失曰陛
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
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
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
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過之不常值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

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

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澈深難久行）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萌生言其萌出如草木之初生）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師古曰寖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

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生故云萌）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解具在高紀）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

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皐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故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師古曰驁與傲同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主巧作明視天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師古曰瑑者刻鏤為文瑑音篆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

不甚寵異也師古曰迂遠也音于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高紀啗以利同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

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其有口辯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

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并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衆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

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師古曰昏姻之家哀帝以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諼之辭師古曰諼詐言也音虛袁反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師古曰錯置也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傅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衽席之事一說傅曰附謂近幸也

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橐囊之衣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不畜積餘財師古曰畜讀曰蓄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者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爲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爲諫大夫數

虛己問以政事（師古曰虛己謂聽受其言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
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
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飤也）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師古曰琱字與
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
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
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
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歛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
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
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師古
曰綈厚繒音徒奚反）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

益甚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其下亦同）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絝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矯復音方目反）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嗣反）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

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往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讀曰飤）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

塡後宮（師古曰此塡字讀與窴同）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

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娶媵也故請上留二十人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廄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發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

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毋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當仁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曰揆度也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上音時掌反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鮑宣傳惓惓音義亦同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穅豆不贍裋褐不完師古曰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師古曰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

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廩食太官（師古曰謂大官給其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緜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屮茅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屮古草字）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師古曰洿與汚同音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

一旦蹎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蹎音顛蹷躓也仆音赴頓也不自還者遂死也還讀曰旋洿席薦於宮室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謂及未死之前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衛大夫史鰌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言其壹志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孳與孜同孜孜不怠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

何以加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何必思故鄉
生其强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爲長信少府
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爲御史大夫列於三
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
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産子三
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至於生子輒殺甚
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又
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
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
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

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猒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爲賈則獲二千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捽拔取也屮古草字也杷手掊之也胼併也胝繭也捽音才兀反杷音蒲巴反其字從木胼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掊音蒲交反已奉穀租又出槀稅師古曰槀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弃本逐末耕者

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師古曰賣田與人而更爲商賈之業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事便也復音扶目反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傜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稟食師古曰給其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

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師古曰白明也疑者以與民師古曰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師古曰從讀曰縱耆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

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千高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誑也謾音慢又武連反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師古曰誖亂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

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爲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

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㳿抑隊師古曰決欲㳿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讇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讇古諂字赦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也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

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衞卒減諸侯王廟衞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反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

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也終其經業)而勝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爲尉壹爲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材爲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弋癸反)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

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炎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從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師古曰依舊官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

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欲奏此事君定從何議也）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并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意自變耳禮不變也）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師古曰何若言無所似也）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

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況於何者）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誰聞之也）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謂去）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發作自觸罪）勝窮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汙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婧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婧古惰字謾讀與慢同亡狀無善狀也）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

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爲侍郎出勝爲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夫勝常稱疾臥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上宿若今官人行得過驛也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幷飤其從者及馬也食讀曰飤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

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産同産子一人師古曰同産兄弟也同産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爲諫

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爲太山太守（師古曰即就也）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因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

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師古曰即就也就其家而拜之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迎之因拜官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人也諸生謂學徒也行音下更反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師古曰牖窻也於戶之西室之南牖下也東首加朝服拕紳師古曰拕引也卧著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拕紳故放之也拕音土賀反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

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内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若尊敬使者故謂之使君）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遥反說音式銳反）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廼發（師古曰須待也）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

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工煥反斂音力贍反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其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虖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師古曰薰芳草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爲縣鄉嗇

夫守東州丞師古曰東州勃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六條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傳音張戀反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為衆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

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師古曰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賄反壘音磊）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位反）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重也）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

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讀曰恭）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師古曰四罪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鄧展曰不得其人使之天下惑也）請寄爲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爲更卒也音工行反）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反）豪强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晉灼曰迣古列

字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

尸禄為智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禄而已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

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

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宫中天下乃皇天之天下

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

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拮鞠也拮音居黠反今貧民

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厭飽足也空孔也父子夫婦不能相

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安焉也柰

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

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人茹之也蒼頭

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爲號漢名奴爲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爲盧蒼頭侍從因呼爲盧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爲蒼頭青幘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於此官也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師古曰說讀曰悅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也音

工衡反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師古曰建立也圖謀也龔
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
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委音迂僞反輸音式喩反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
忍退武等海内失望師古曰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陛下尚能容亡
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
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
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
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
禄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
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

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師古曰吶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嘗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由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仄古側字也徵拜孔

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歙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歙音翕說音悅次亦同也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師古曰虷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遐反莩音孚葭莩喻輕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但以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令善也諛諂也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陋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時行夜者音下更反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

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被省視也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刻也間空隙極竭毣毣之思師古曰毣音沐沐猶蒙蒙也如淳曰謹愿之貌也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

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爲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鉤留也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早旦欲入朝也丞相

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
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爲其地宜田牧又
少豪俊易長雄 師古曰長爲之長帥也雄爲之雄豪也 遂家于長子 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 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
州郡以皋法案誅諸豪桀 師古曰風讀曰諷 及漢忠直臣不附
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 師古曰詔顯其名而捕之 興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 師古曰飯音扶晚反 宣不
知情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
邪又有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
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 師古曰并列其

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逡音千旬反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謹也讀與敕同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服虔曰履猶屨也師古曰衣音於旣反著敝衣躡空屨也空穿也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服虔曰以瓦器遺之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祱以衣衾師古曰贈終者衣服曰祱祱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

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師古曰說讀曰悅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屬音之欲反著詩賦數十篇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隃麋扶風之縣也隃音踰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兖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

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爲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視讀曰示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劒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之辭也謂發跡雖異同歸於道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師古曰言蘭桂異類而各芬馨也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

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之迹也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而不諒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爲踰近此義也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逡及兩唐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韋賢傳第四十三　班固　漢書七十三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聲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邦以翼大商師古曰翼佐助也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自

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爲伯於殷商也迭徒結反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繼爲諸侯預盟會之事
也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應劭曰王赧周末王聽讒受譖絕豕韋氏也我邦既絕
厥政斯逸應劭曰言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教逸濁不由王者也臣瓚曰逸放也管仲曰令而不行謂之放師古曰瓚說是
也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由同也庶尹羣后靡扶靡
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衆官之長也羣
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我祖斯微䙴于彭城師古曰言我之先祖於此遂微也䙴古遷字其下並
同在予小子勤誒厥生師古曰誒歎聲音許其反阸此嫚秦耒耜
以耕師古曰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於野悠悠嫚秦上天不寧迺眷南
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於赫有漢
四方是征師古曰於讀曰烏烏歎辭也赫明貌凡此詩中諸歎辭稱於者其音皆同靡適不懷

萬國逌平（師古曰懷思也來來也逌古攸字攸所也言漢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而來萬國所以平也）迺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師古曰兢兢謹戒也）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四年而薨戊乃嗣位故言不永也）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師古曰爾雅云皇正也）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繼其祖考之業也）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師古曰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驅驅馬也）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師古曰媮與偷同偷樂也言衆人失此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為樂也）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

唯諛是信師古曰佞大也諛諂言也睮睮諂夫咢咢黃髮如淳曰睮睮自媚貌也師古曰咢咢直言也睮音踰咢音五各反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從逸遊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師古曰藐與邈同應說是也下臣孟自謂也從讀曰縱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師古曰休美也令善也聞聲名也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也顧讀如古協韻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與漢戚屬不自畏慎以致危殆也繇讀與由同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師古曰不思鑒戒之義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彌彌其失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茲甚也岌岌欲毀壞也師古曰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反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

惟我王昔靡不練 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嫚也練猶閱歷之言往昔之事皆在王心無所不閱也 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 師古曰言興復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惡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謂雖有員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員與云同 歲月其徂年其逮耇 師古曰逮及也耇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歲月驟往年將及耇不可怠忽 於昔君子庶顯于後 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 我王如何曾不斯覽 師古曰覽視也叶韻音濫 黃髮不近胡不時監 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耇老之人也近其斷反

其在鄒詩曰

微微小子既耇且陋 師古曰自言年老朽質鄙陋也 豈不牽位穢我王朝 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汙穢不肅清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恐己穢王朝所以去耳故下又言懼穢此征也 王朝

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 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曰此皆孟已去遜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 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悊且仁縣車之義以洎小臣 應劭曰古者七十縣車致仕洎及也天子以縣車之義及我也師古曰洎鉅冀反 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 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欲還輔相之相近居魯也 既去禰祖惟懷惟顧 師古曰父廟曰禰言去其父祖舊居所以懷顧也禰乃禮反 祁祁我徒戴負盈路 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祁徐行也徒謂學徒也戴負者謂隨其徙居也 爰戾于鄒鬋茅作堂 師古曰戾至也鬋字與翦同 我徒我環築室于牆 師古曰環繞也 我既䙴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 應劭曰瀆上孟所居彭城東里名也猶不忘本也 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 師古曰弼戾也言夢爭王室之

事王違戾我言也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夢在王朝及寐之寤乃在鄒也寤覺也喟丘位反覺工効反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師古曰漣漣泣下貌音連微微老夫咨既遷絕師古曰咨嗟也絕謂與舊居絕也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人故言示我遺業也洋音祥又音羊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餘土也我雖鄙耇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師古曰而者句端之辭侃侃和樂貌音口旦反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曰篤厚也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

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
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師古曰與讀曰豫徙
爲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太后宮名爲太后官屬也以先帝師甚見尊
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孟康曰屬沛郡食邑
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
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
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
爲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
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
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如淳曰籯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

曰㶆篕𦉜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愼說文解字云篕𦉜笭也揚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筲爲篕𦉜然則篕龍之屬是也今書本篕𦉜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師古曰下胡亞反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師古曰輟從者之車馬也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爲濟東國後王國除爲大河郡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勑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攰爲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弘懷謙不去官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爲侯故避嫌不肯也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

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千見反）共矯賢令（師古曰矯託也）使家丞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爲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利大小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師古曰辟讀曰避）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

晻而不宣師古曰晻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譽名也僕
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
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
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
師古曰枉屈也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横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
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
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
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爲未央
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
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

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師古曰建立也立為伯也綏安也以有此伯故天下安也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師古曰翔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應劭曰歷世有爵位肅肅楚傅輔翼元夷師古曰元王夷王也厥駟有庸惟慎惟祇孟康曰駟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庸功也師古曰庸亦常也即上車服有常同義也祇敬也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佚與逸同五世壙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壙空也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聞合韻音問左右昭宣五品以訓師古

曰左右助也言以爲相也五品五敎也訓理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既耇致位惟懿惟奐師古曰言以年致仕也懿美也奐盛也厥賜祁祁百金洎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洎及也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爲師四方遐爾觀國之煇師古曰煇光也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歎辭也休美也致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已身而留在京師豫朝請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師古曰肅敬也媠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媠古惰字也削爵爲關內侯故云黜此附庸言見黜而爲附庸也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

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師古曰言已恥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見朝廷之士也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三公顯職以賢俊爲之我雖微蔑方自免厲終當居此也度大各反後並同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往勿貳其過一曰貳謂不一也言心不專一致此過也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之辭一曰擇謂創也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師古曰戒他人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

失毋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師古曰風讀曰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囏難師古曰玉缺曰玷復房目反囏古艱字玷丁念反因以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於歎辭也肅敬也令善也言君子之人皆肅敬以善其德也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威儀也師古曰詩邶柏舟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逮逮閑習之貌音徒繼反咨余小子既德靡

逮師古曰逮及也自言德不及也曾是車服荒嫚以隊師古曰曾之言則也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列卿之位謂少府我既茲恤惟夙惟夜師古曰夙早也言早夜常自戒也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師古曰申言自約束也惰古惰字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三公之位謂丞相也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爲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瓚曰案古文宅度同師古曰先后即先君也以父昔居此位故泣涕而甚思之也司直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事之吏也言司直及治事之人助我興盛而爲職務也羣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囏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勝而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同也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師古

曰我雖畢力於此然懼非所居貶退無日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韻音基庶反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亦居也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荒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言天命無常唯善是祐謀當爾位無荒怠也慎爾會同戒爾車服無媠爾儀以保爾域師古曰媠亦古惰字也域謂封邑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幸而遇之爾等不當視効而怠慢也於戲後人惟肅惟栗師古曰於戲讀曰嗚乎無忝顯位以蕃漢室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

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
國至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
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
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
賞爲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爲大司馬車騎將
軍列爲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
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
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
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
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三年復尊孝武廟爲

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飱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

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師古曰言不必同也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

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教化齊

也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師古曰共讀曰恭殆

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

如不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與讀曰預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

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

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

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

生於心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

饗親師古曰言情禮皆備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

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

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改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雍篇禘太祖之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諸侯也有来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禘祭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承事也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亦明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師古

(曰顓與專同)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音大結反)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一一祭之也祫合也禘大系反祫音洽)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韶)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師古曰祖所從出者)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

之殺示有終也師古曰殺漸降也音所例反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師古曰二聖文王武王也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師古曰謂之成王則是以行表謚也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祖也

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帑讀與孥同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師古曰忠尹忠也攘郤也諫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重難也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

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體謂俱爲昭也禮孫與祖俱爲昭宣帝之於昭帝爲從孫故云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立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

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
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
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
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
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
敬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言瀆煩汙也數所角反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
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間音工莧反上亦不改也明年
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
不得配食則薦於寢師古曰適讀曰嫡也身没而已陛下躬至

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
餘玄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
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
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
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
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師古曰育養也休美也烈業也故動作接神必
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
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
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

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
祖宗而不敢失師古曰不敢失禮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
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
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
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
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
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
樂是以不敢復師古曰復音房目反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
之心咎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中音竹仲反當受其殃大被其疾
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

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宣皇帝之孝師古曰右讀曰祐開賜皇帝眉壽亡疆師古曰眉壽言皇壽考而眉秀也疆竟也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師古曰反循還也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師古曰休美也典法也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位者也墮火規反陳太祖間歲而祫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

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太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尊祖嚴父之義也寖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師古曰間工莧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總引之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廼敢不聽師古曰言不敢不從即以令日師古曰令善也謂吉

日也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
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
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共讀曰恭皇帝願復修立
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
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
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
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
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
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
鬼神不饗六蓺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蓺之經也無所依緣

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息止也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師古曰與讀曰預其下亦同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卒終也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廟

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
武哀王祠　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
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
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
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
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
廟之命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
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
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

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群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爲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

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荊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他丹反推他回反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師古曰綫縷也音思薦反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衽戎狄之服言無管仲佐齊桓公征討則中夏皆將爲戎狄也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師古曰伯讀曰霸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師古曰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

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粤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師古曰昆下門反）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師古曰樂來各反浪音郎）西伐大宛幷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南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師古

曰嫦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師古曰橅讀曰摹其字從木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師古曰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師古曰殺音所例反）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己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

師古曰毋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豫也繇是言之宗無數也師古曰繇與由同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毁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鬋勿伐邵伯所茇師古曰召南甘棠之詩也解已在前鬋字與翦同茇音步葛反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毁其廟乎迭毁之

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跡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丘呂反殺音所例反其下並同也）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爲壇墠掃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爲壇除地爲墠祧他堯反墠音善）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

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意矣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蔡義也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奏園民滿千

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

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園也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爲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師古曰蕃扶元反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師古曰數所角反復扶目反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韋賢傳第四十三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班固　漢書七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師古曰説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書爲妄深矣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師古曰殺之於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

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殆危也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惟思也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爲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

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辜之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愼事自重臧器于身師古曰易下繫詞云君子臧器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能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瓚曰此雨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詣反又子詣反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

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 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 師古曰繇與由同 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埶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 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 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 師古曰寖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 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 師古曰雍讀曰壅 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
師古曰禹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
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
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
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群臣核名實
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
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
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
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
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

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

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

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也趨讀曰趣）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師古曰惟思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因也）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師古曰餧餓也音乃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察風俗舉賢

良平冤獄冠蓋交道師古曰言其往來不絶也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放也言不禁障之也波音陂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飤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師古曰謂視年歲之豐儉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師古曰溥與普同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慮思也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師古曰捄古救字今歲不登穀暴騰踴師古曰價忽大

(貴也)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師古曰帥循也繇與由同由從也)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明之采撮取也)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彖辭也忒差也)天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

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爲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

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爲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

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爲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北方

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爲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中央之

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爲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茲五

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

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

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雹明王

謹于尊天愼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

曰乘治也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

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師古曰遂成也）屮木茂鳥獸蕃（師古曰屮古草字蕃多也音扶元反）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師古曰說讀曰悅）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師古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繇與由同其下類此）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

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究竟也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兒五奚反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

疲於軍事者也罷音疲一曰新從軍而休罷者也音蒲蟹反御史大夫朝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師古曰被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師古曰重直用反）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師古曰閒讀曰閑閑寬淨之處也燥高燥也）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盩厔往來二宮之間）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

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師古曰幾鉅依反數所角反次下亦同）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爲車騎將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

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之欲反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閒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

豈宜褒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省納而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閒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

有功師古曰督謂視察之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
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師古曰共居用反養弋亮反詔吉求組徵卿
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
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
德茂焉師古曰茂美也詩不云虖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吉
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
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
紼繫印之組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
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

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師古曰瘉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乂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

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耆讀曰嗜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師古曰歐吐也音一口反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弃逐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言無所容身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弟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蓐也音因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曰遽速也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

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
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録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相
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
能詳知師古曰卒讀曰猝以得譴讓師古曰譴讓責也而吉見謂憂邊思
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
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
是益賢吉師古曰繇與由同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
橫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鬬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吉過之不問掾
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師古曰喘急息音昌兗反吉
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

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師古曰少式邵反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師古曰不諱言死不可復諱也吉辭謝曰群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

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黄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黄霸薨而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丞相吉

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愼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師古曰免其罪罰也）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爲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皇孫孩弱常在襁褓故指言卧也）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旣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

宜屬郡縣也文穎曰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不作謙字言姓又非也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食讀曰飤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病病時也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溼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師古曰去離也敖游戲也盪放也盪讀與蕩同數奏甘毳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毳讀與脆同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師古曰徼要也

音工堯反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師古曰刪削也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爲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

朕不忍絶免顯官奪邑四百戸後復以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内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葢聞襃功德繼絶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絶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内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絶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絶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師古曰繇與由同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也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埶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師古曰名位在衆臣之上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稱副也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虖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